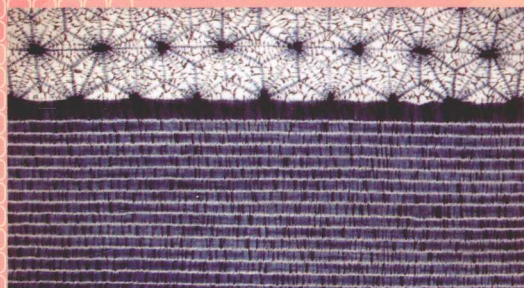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染织工艺设计系列教材 · 项目主编 田青

扎染艺术设计教程

杨建军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染织工艺设计系列教材 · 项目主编 田青

扎染艺术设计教程

杨建军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教程主要分为扎染艺术概述、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地域性、扎染工艺的材料与工具、扎染工艺流程与制作方法以及扎染艺术的应用等几部分内容。

扎染艺术概述, 主要对扎染艺术的概念、扎染艺术的历史状况等进行了分析; 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地域性, 分别对中国扎染艺术的主要产地、民族艺术特征和外国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扎染艺术进行了评述; 扎染工艺的材料与工具, 主要对扎染工艺常用的工具、材料以及适用性和特点等进行了介绍; 扎染工艺流程与制作方法, 主要对扎染工艺的主要制作方法、特点和艺术特征等进行了讲解; 扎染艺术的应用, 主要对扎染艺术的使用范围、环境、特性及要项等进行了归纳。

本教程图文并茂、深入浅出, 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 不仅适用于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教学用书, 而且对扎染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际操作的指导作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染艺术设计教程/杨建军编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
(染织工艺设计系列教材)

ISBN 978-7-302-20697-2

I. ①扎… II. ①杨… III. ①民间印染—技法(美术)—高等学校—教材
IV. 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5691号

责任编辑: 甘 莉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5×260 印 张: 19.2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13265-01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编 委 会

主 任：王明旨

副主任：李当岐 何 洁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泉	王进展	王培波	包 林	卢新华	田 青
刘巨德	严 扬	吴冠英	张夫也	张树新	李砚祖
杜大恺	杨永善	杨 霖	肖文陵	陈 立	陈进海
尚 刚	杭 间	郑 宁	郑曙暘	柳冠中	洪兴宇
祝重寿	赵 萌	奚静之	曾成刚	鲁晓波	

前言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编著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中的教材，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我国从事艺术教育的著名高等学府，自 1956 年创办以来，聚集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艺术专业学术带头人，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经过长期实践积累，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平实求是的学风，注重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建构了较完善的学科布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艺术教育体系，并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培育了一届又一届优秀的艺术人才，为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院设有设计分部、美术分部和史论分部，10 个专业系。具有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2 年 1 月，“设计艺术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等教育中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速度很快，各高校纷纷开设此类专业，作为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学科，肩负着更大的责任。艺术设计已成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展艺术设计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高级艺术专业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教育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新的形势，更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抓好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本项目系列精品教材涉及艺术设计、绘画、雕塑、艺术史论及工艺美术等诸学科，反映了学院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优势，体现了我们致力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的不懈努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从建院伊始就将“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而设计”作为艺术教育的主旨，确立了艺术为生活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的办学思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参与北京十大工程的设计与建设，70 年代北京机场壁画创作到八九十年代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与建设项目，学院始终将教学和艺术实践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相结合，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提高和发展。

近五十年来，学院一直在探索一条既具现代性又具民族性的艺术教育发展之路。一方面立足于本民族传统，自觉以民族文化艺术为基础，继承中国工艺美术的优秀传统，注重向民间艺术学习；一方面关注国际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全国最早引入现代设计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借鉴国外先进的设计、创作经验，融合到现代艺术教学与设计、创作之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通过不断探索、改革，学院的教学体系、内容、方法以及教材不仅具备了一定的前瞻性，而且具备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更加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我希望通过本项目系列教材的出版，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参照。教材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还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 王明旨

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及使用印染技术的国家。《诗经·七月》云：“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①译意：丝帛麻布染得有黑又有黄，朱红色的丝帛麻布最鲜艳，要替公子们做衣裳。由此可以想象，色彩斑斓的丝麻织物，是何等的美艳！

染色，指在蚕丝、纱线、织物、羽毛等物上，运用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其上色的一种工艺技术。早在战国之前，我国染色等织物加工系统已经形成，被称为“石染”的矿物颜料染色和被称为“草木染”的植物染料染色，技术精湛，染制的各种织物奇丽多彩。秦汉以来，染色工艺日趋进步，色系更加多样，“防染法”初见端倪。盛唐一代，染色工艺名为染缬，社会流行甚广，分类更为缜密，最具代表者——夹缬、蜡缬、绞缬。夹缬为镂空型版双面染色，以板夹防染显花。蜡缬是用特制蜡刀把蜡液点绘于布面，以蜡防染显花。绞缬又名撮缬或扎缬染色，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说：“缬，撮探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澜谓之缬……”即它是绑捆、缝扎面料，以挤压防染显花，为后世谓之“扎染”者。

为何谓之扎染？初为民间“扎花”和“染色”两道操作工序的简称，久而久之，“扎染”之名因其简单明了又琅琅上口，遂取代绞缬之名。在我国民间，扎染工艺历史极为久远。有史料记载，早在东晋时期（公元4世纪），已经应用于先民的穿着及日用织品；有出土实物为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的绛地绞缬织物，技法娴熟，已具相当水平。南北朝时期，扎染工艺更趋规范，技术日渐成熟。1957年在新疆于田的屋于来克古城，发现了北朝红色绞缬绢，在红地上显出一行行规律齐整的白色点状小圈纹，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缬”或“鱼子缬”。隋唐时期，植物染料提取技术提高，染色工艺更为进步，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唐代棕色绞缬绢，连续折叠缝缀，染有色晕效果的菱花形满地纹样，花纹清晰、雅致，为所谓“撮缬”的最早实物。1972年也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蓝地绞缬朵花罗，做工匀称、精巧，堪称神品。此后，扎缬染色风靡一时。宋仁宗天圣年间，规定兵勇专着缬类服装，禁止民间服用和制造，尤禁撮晕花样。至南宋年间逐渐解禁，扎染工艺得以流传至今，民族特色鲜明。

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亦然。扎染工艺遍及世界各地，在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非洲、美洲、欧洲等世界各民族中自然产生，并分别独自发展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扎染艺术。交通发展、贸易往来使得扎染技术相互传播或影响，不局限于各地技法的传承和发展。中国的鹿胎绞和日本的鹿子绞（鹿の子絞）、印度的班哈尼绞（bandhani）如出一辙。自古，植物染料盛行世界各地，蓝染尤最，不同种类的蓝草生长在世界各地，中国的蓼蓝，日本的山蓝，印度的印度蓝，

^① 蒋立甫编著：《诗经选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157页。

欧洲诸国盛产的菘蓝等都是极富盛名的蓝染植物。19 世纪后半叶，英国首先发明了化学合成染料，极大丰富了染料种类和色谱。

扎染这门古老的染色技艺，民族性、世界性均在。随着国际性交流日趋频繁，本意为捆扎或打结的 shibori（しぼり）一词，已成为世界扎染技艺的通用词汇。现今，“扎染”早已不仅仅专指染色技术，更是重要的艺术门类。继 1972 年在纽约当代工艺博物馆举办美国第一次扎染作品展览，1983 年在欧洲举办第一次当代扎染作品展之后，1992 年在日本名古屋、1997 年在印度阿默达巴德、1999 年在智利圣地亚哥、2002 年在英国哈洛格特、2004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2005 年在日本东京，分别召开了六届国际扎染艺术研讨会。中国艺术家及高校教师长期以来也致力于该项事业研究，如：2006 年在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展出了鱼子缬、鹿胎缬及各种缝绞扎染艺术品，继续着传承与发展的神圣使命。

作者

2008 年 9 月

目录

1	第1章 扎染艺术概述	71	第4章 扎染工艺流程与制作方法
1	1.1 扎染艺术的概念	71	4.1 扎染工艺流程
4	1.2 扎染艺术的起源	71	4.1.1 染前处理
7	1.3 扎染的艺术特征	72	4.1.2 设计图案
12	作业	73	4.1.3 制作型版(漏花版)
13	第2章 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地域性	73	4.1.4 绘制
13	2.1 中国扎染艺术的历史发展概况	74	4.1.5 扎结工序
19	2.2 中国扎染艺术的地方特色	75	4.1.6 染色
20	2.2.1 云南的扎染艺术	85	4.1.7 水洗
25	2.2.2 四川的扎染艺术	85	4.1.8 拆线
27	2.2.3 湖南的扎染艺术	85	4.1.9 晾干
30	2.2.4 西藏的扎染艺术	86	4.1.10 染后处理
31	2.2.5 内蒙古的扎染艺术	87	4.2 扎染工艺的扎结方法
32	2.2.6 新疆的扎染艺术	87	4.2.1 基本扎结方法
35	2.2.7 其他地区的扎染艺术	122	4.2.2 综合扎结法
36	2.2.8 中国现代的扎染艺术	123	4.2.3 扎绘结合法
37	2.3 外国扎染艺术巡礼	127	4.2.4 扎结注色(注染)法
38	2.3.1 印度的扎染艺术	128	作业
43	2.3.2 印度尼西亚的扎染艺术	129	第5章 扎染艺术的应用
45	2.3.3 日本的扎染艺术	129	5.1 服饰艺术应用
52	2.3.4 非洲的扎染艺术	133	5.2 室内艺术应用
55	2.3.5 安第斯的扎染艺术	137	5.3 其他
57	2.3.6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扎染艺术	138	作业
60	作业	139	第6章 附图
61	第3章 扎染工艺的材料与工具	139	6.1 中国扎染艺术作品
61	3.1 扎染工艺的材料	139	6.1.1 中国古代扎染艺术
61	3.1.1 面料	144	6.1.2 中国民间扎染艺术
64	3.1.2 染料	165	6.1.3 中国现代扎染艺术
67	3.1.3 常用面料纤维与常用染料的适用性	176	6.2 外国扎染艺术作品
67	3.1.4 其他材料	176	6.2.1 印度扎染艺术
68	3.2 扎染工艺的工具	185	6.2.2 印度尼西亚扎染艺术
68	3.2.1 绘(印)稿工具	188	6.2.3 日本扎染艺术
68	3.2.2 扎结工具	206	6.2.4 非洲扎染艺术
70	3.2.3 染色工具	211	6.2.5 安第斯扎染艺术
70	3.2.4 拆线工具	215	6.2.6 其他国家或地区扎染艺术
70	3.2.5 其他工具	222	6.3 扎染艺术设计与实践
70	作业		

目录



222	6.3.1 捆扎作品	278	6.3.8 发挥、创意尝试作品
228	6.3.2 缝扎作品		
233	6.3.3 结扎作品		
239	6.3.4 包扎作品	288	附录：部分图片来源
248	6.3.5 夹扎作品	290	参考文献
257	6.3.6 综合扎结作品	292	后记
271	6.3.7 扎绘结合及注染作品		

第1章 扎染艺术概述

1.1 扎染艺术的概念

扎染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手工防染艺术，它作为特定的艺术形式，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防染艺术是以多种防染文化为前提的。扎染艺术作为物化的文化载体，反映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现象和印染文化史的痕迹。所以，扎染艺术不仅是技法的展示和实用功能的体现，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更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扎染艺术是一门古老的防染技艺。所谓防染，就是指在纺织品或纺织品织前限定的纱线甚至皮革等上制作的防染图案，是以借助缝、扎、结等防止染色手段形成的，先经防染处理再染色，当去掉防染媒介、工具后，所出现的图案通常是未染上色的“留白”部分。传统防染工艺有扎染、蜡染、夹染、灰染（蓝印花布）等（图1-1~图1-4）。其中，扎染艺术作为防染艺术的重要品类，不仅同扎染工艺本身有关，而且同时和防染着色以及装饰技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汉语字面意义上看，“扎”即为“捆扎”之意，表示人的动作或行为；“染”即为“染色”，也就是用染料使纤维等材料着色，表示一种操作过程。扎染艺术既包含这种特殊的防染技术手段，同时也涵盖使用这种技术手段所形成的图案花纹及艺术效果。

在我国古代，防染技术非常发达，著名的“三缬”（蜡缬、夹缬和绞缬）中的蜡缬、夹缬即为蜡染和夹染。绞缬（也称之为扎缬、染缬、撮缬、撮晕缬等），从其制作工序、装饰特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扎染工艺基本一致，虽然古代绞缬在制作手法上没有现代扎染工艺手段丰富，但技术极为精湛。关于绞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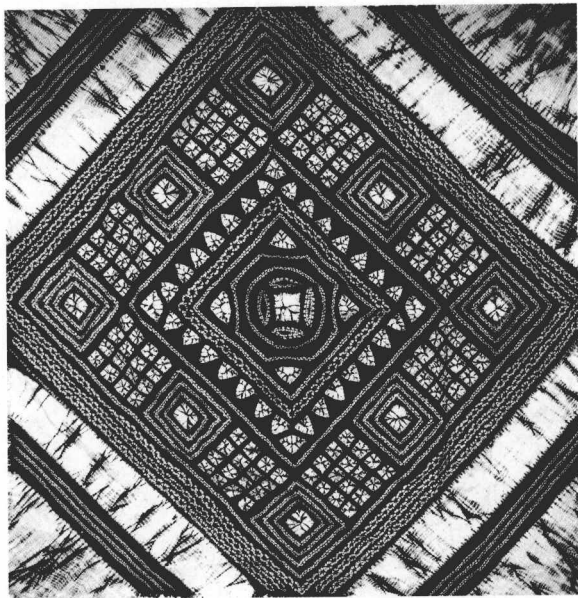


图1-1 云南扎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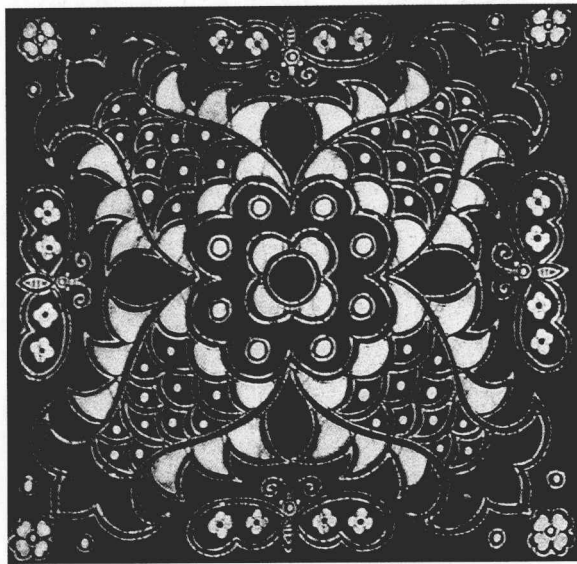


图1-2 贵州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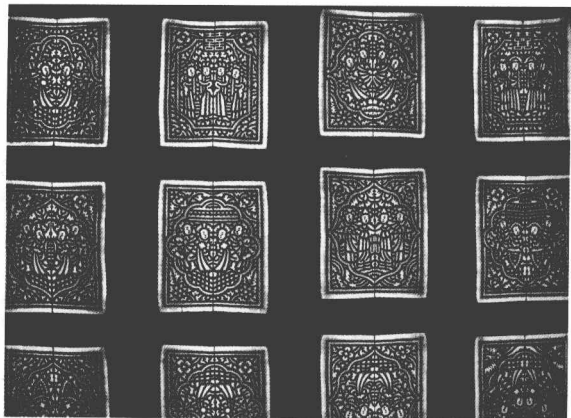


图 1-3 浙江夹染



图 1-4 南通蓝印花布

《辞海》的解释为：“丝织品的染色方法之一，属于机械性防染法。将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染色后解去结子，即可出现几何形的花纹。最适于染制简单的点花或条格纹。我国民间很早发明，唐代宫廷广泛使用，花纹精美。”^① 我们看到，传统绞缬的制作面料只限定为“丝织品”，染后图案也只限于“几何形的花纹”。相比之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编纂的《工艺美术辞典》中对绞缬的界定更为宽泛一些，即：“一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工艺。即在布帛上将需要染花的部分，用线缝扎，结成十字形、蝴蝶形、海棠形、水仙形等各种纹样或者折成菱形、方格形、条纹等形状，用线扎起来，用水浸透，然后进行染色，染好后晾干，把线拆去，就显出白色的斑纹。”^②

中国古代的扎染艺术，通过商人、使臣、僧侣以及躲避战乱、灾荒的手工艺人，首先传入东南亚、日本以及西域等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以捆绑、缝缀为手段的防染工艺，为当地人们所喜爱、接受、模仿直至逐步发展成富于当地特色的扎染艺术。马来西亚语系的“plangi”和“tritik”，即是最早称呼从

中国传入的扎染艺术“捆”和“缝”两种主要制作方法的，后逐渐演变为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扎染艺术的专用词汇。

在国际上，扎染工艺正式的用语为马来西亚语系的“plangi（绑）”和“tritik（缝）”，它们起初是马来西亚人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后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专业人士开始认同这个叫法，他们把这个名词理解为“五颜六色的”或“预留斑点图案的”。在印度次大陆，人们习惯把类似的面料称作“bandhana”（来自单词 band，即“捆扎”的意思）或者“chunri”。单词“Bandan(n)a”的词根来自于英文，与制造工艺有关。在英语系国家，将所有的扎染技法统称为“tie and dye”，意为先捆绑后染色。在日本，人们把扎染制作工程和完工后的织物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1175页。

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著：《工艺美术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32页。

都叫做“しぼり”(shibori),意思是“捆扎”或“打结”。由于日本扎染艺术久负盛名,“shibori”逐渐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扎染专用词汇,也成为代表各种扎染技法的专用名词。

由此可见,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有扎染技艺。它首先是一种古老而简易的手工染色技术。从广义或严格意义上讲,扎染工艺既包含把纺织面料先扎结、后染色的“织后扎染”,也包含先扎经、扎纬并染色,再进行织造的“织前扎染”,比如我国新疆地区的“艾德莱斯”绸、“玛什鲁”布和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印度等地的“伊卡特”(Ikat),都属于“织前扎染”。但一般所说的扎染工艺,多指“织后扎染”,即主要在织造好的纺织面料上扎结、染色的狭义上的扎染工艺。

因此,从概念上讲,扎染工艺是指在制作过程中,先将纺织面料、纱线、皮革等按照预先设计,运用捆绑、缠绕、缝抽、裹系、折叠、打结、夹结、包套等方法进行处理,然后染色的防染技术。同时,这种技术又是一种独立、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因而也将其称为扎染艺术。

由于扎结手法的多样性,染色后,经防染处理过的地方自然出现多变、神奇的特殊图案和装饰效果,广泛应用于服饰面料和室内纺织品等艺术设计和壁挂、装置等艺术创作。

此外,拔染技术也可作为“反向扎染”,运用于扎染工艺中,称为“拔扎染”或“扎拔染”,以区别于拔染印花。它是先在事先染好色的织物上进行各种扎结处理,然后运用拔染剂(还原剂)或其他药剂“拔”色,使原有的染色底消色,因扎结处“防拔”,而出现留有原有地色的深色花纹。不同的染料使用不同的拔染剂,民间靛蓝染料用稀硫酸液浸泡后水洗,即可拔出靛蓝布上的蓝色。烧碱一般适用于靛蓝和还原速度较慢的及粒子粗的染料。纯碱、碳酸钾适于大多数还原染料。“拔扎染”或“扎拔染”的效果与一般扎染的“深底浅花”正好相反,“浅底深花”的反向视觉效果是其典型特征(图1-5)。拔染法在效果上与用塑料膜、橡皮条等材料进行的地色防染效果相近(图1-6),但此法拔掉的底色更洁净,且省工省时,适于大幅面料的制作。



图1-5 扎拔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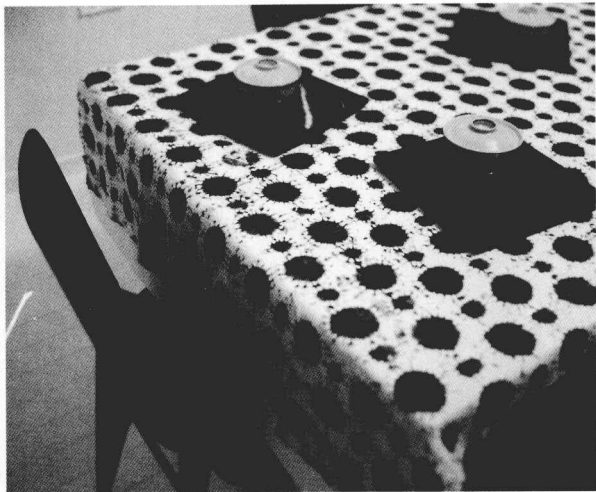


图1-6 餐桌巾(捆扎防染)

1.2 扎染艺术的起源

研究者证实,在亚洲很早就有关于扎染工艺的可靠记录。瑞士人类学家 Alfred Bühler 认为,扎染工艺是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在同一个时期,分由几个不同地方起源的。各个地方的不同民族,不断地尝试、改进、创造新技法,再伴随外交、贸易等,传至其他地区,并相互影响。

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扎染技法,使用的材料不尽相同,图案也因自然环境、社会情形、经济状况以及宗教信仰、文化类型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使扎染艺术异彩纷呈、丰富多样。但同时,研究者也发现,极为相像的同一种技法、同一种图案,分别存在于毫无关联的不同地区或国家,例如被称为“扎染原形”的大大小小的圈纹,广泛存在于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扎染艺术中(图1-7~图1-12)。虽然无从考证哪一个地方最早出现圈纹,但从中可以得知,这种最广泛、简易、单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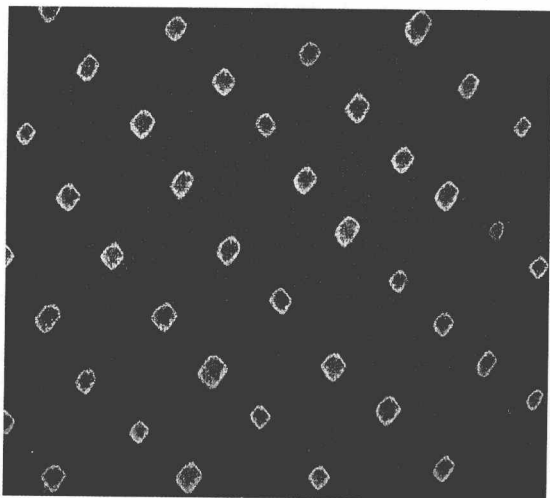


图 1-7 中国扎染圈纹·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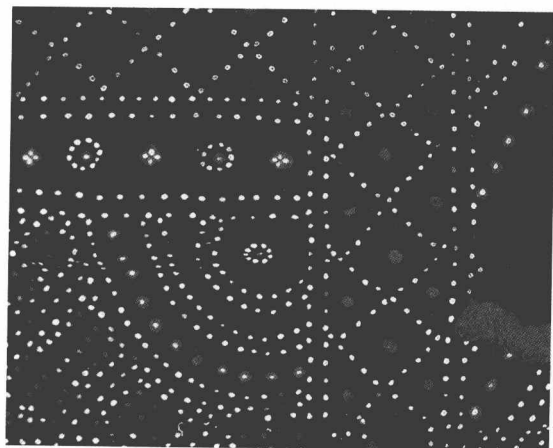


图 1-8 印度扎染圈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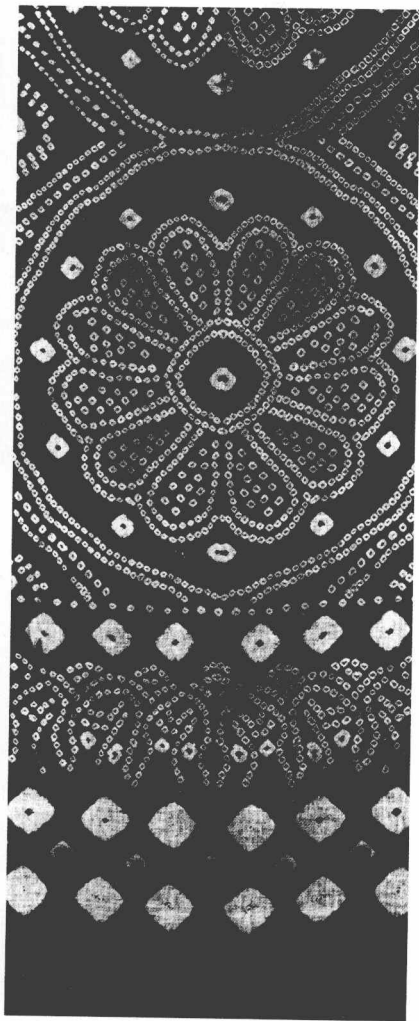


图 1-9 日本扎染圈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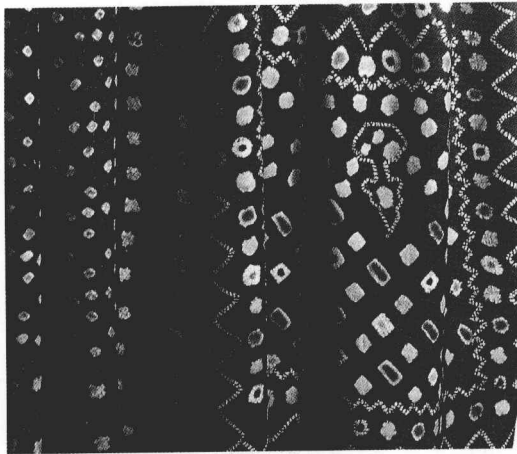


图 1-10 东南亚扎染圈纹 印度尼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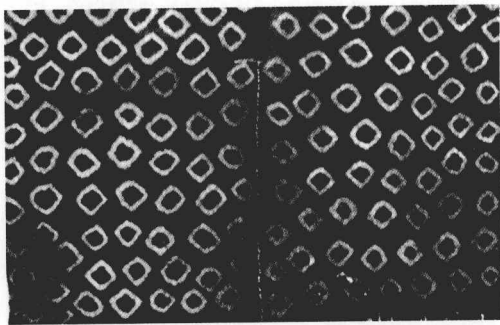


图 1-11 美洲扎染圈纹 秘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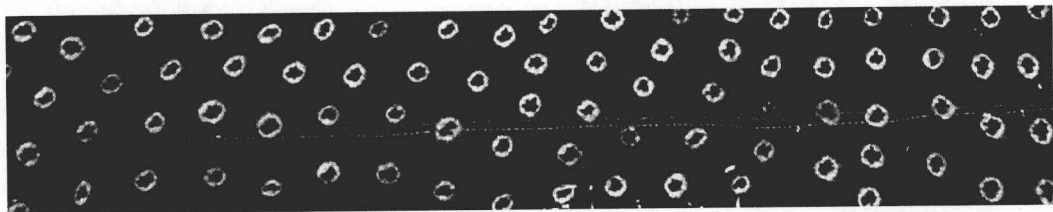


图 1-12 非洲扎染圈纹 尼日利亚

古朴的扎染图案，带有人类扎染艺术的初始印记和互通特征。

虽然世界很多地方扎染艺术历史久远，但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留存至今的实物甚少。在印度等季风潮湿地区，虽然有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 4000 年前已有染色衣物，但今天已无法见到该地区早期扎染实物，仅从印度的阿旃陀洞窟中第六世纪或第七世纪壁画上，证实印度早期扎染艺术的圈纹，说明印度很早已经有了扎染技术的应用。在非洲，出土最早的是第十一世纪或第十二世纪的圈纹扎染物。在日本，也存有第七世纪或第八世纪的扎染织物。在出土实物方面，我国的新疆自治区发现了不少年代久远的古代扎染织物残片。据以上种种，研究者得出结论，亚洲的中国或者中亚地区，很可能是扎染艺术的发源地。

1680 年，来自荷兰的植物学家乔治·埃卜哈·卢菲，曾在他的著作中描述过爪哇岛和巴厘岛的扎染面料。按照他的记载，当地人把面料捆扎起来，然后用红花染料染成黄色和红色。其制作过程极为复杂，要把整个织物全部染出红色、黄色和白色的纹路才算完成。人们提起面料的一部分捆扎起来，之后把整块面料染成红色，这些面料看起来犹如白色的大理石花朵散落在上面一般。

在非洲，包括扎染技术在内的防染工艺，都来自于撒哈拉地区南部的所谓新苏丹文化区域，但扎染艺术实物却都出现在这一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由此可以推断，在汤加盆地，可能有来自于新苏丹地区的移民，或者如同非洲北部扎染艺术的例子一样，在当时与苏丹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有证据显示，由于贸易往来，致使其与早期的亚洲文化，尤其与来自于印度和苏丹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尽管如此，在非洲发现的这些有简单图案的扎染作品，以及一些衍生的织物，与印度的扎染织物相比，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之处，这显示出有关的基本概念和使用的防染材料，已经在非洲大陆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和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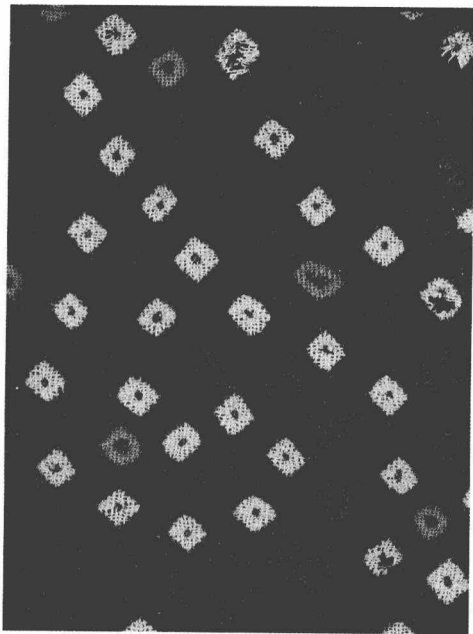


图 1-13 秘鲁扎染



图 1-14 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渔民

在美洲，能够找到的最早扎染作品，可以追溯到前哥伦比亚时期。现存最古老的织物残片，来自于巴莱克斯墓地遗址（彩图 222）。图 1-13 是彩图 222 扎染残片的局部，这件秘鲁扎染品应该属于公元前的某个年代，是现存最古老的美洲扎染织物。鉴于美洲大部分使用扎染的地区都分布在曾经受到秘鲁、墨西哥或中美洲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美洲地区的扎染艺术，应该来自于上述某个地区的影响。

关于扎染艺术的起源，仅仅以技术的相近性或装饰图案的一致性，来一味寻求其起源证据的做法，往往会陷入误区，因为图案和制作技术两者的关系，并非完全密不可分。另外，虽然产生初期可能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但随着移民或贸易交换，慢慢把此地的产品或技术带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当其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于推动新的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扎染艺术来说，不管在古代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作用如何，作品风格的取向并不能够作为技术起源的全部依据和历史证据。比如印度、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这些地区虽然都已经发展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本地扎染艺术，但从实际情形看，日本扎染艺术在几何图案的设计、颜色的搭配、色彩的过渡等方面反映的不仅仅是当地的制作技术，还具有本土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含义。同样的，印度扎染艺术具有鲜艳明快的色彩和具体的图案主题，而印度尼西亚扎染艺术色彩反差强烈，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总之，扎染就像其他的防染加工工艺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找到其准确起源依据，也无法得知扎染技术的先捆扎后染色方法的确切由来，因而无法确定这种防染技术历史演变的清晰脉络。但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都喜爱穿着及使用扎染品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图 1-14 是菲律宾棉兰老岛渔民穿

着的斑斓的扎染衣。图 1-15 是头戴扎染缠头巾的印度男子。图 1-16 是中国云南大理戴扎染头帕的白族老婆婆。所以,从加工工艺和面料效果来看,现代的扎染工艺与原始的绑扎染色有很多相近之处,这表明这种技术并不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是人类技术不断发展以及配合新材料产生的结果。



图 1-15 头戴扎染缠头巾的印度男子



图 1-16 中国云南大理戴扎染头帕的白族老婆婆

1.3 扎染的艺术特征

据研究者表明,人类古老的先民就曾使用兽骨、贝壳等装扮自己的身体,并以各种各样的色彩装饰自身,起初的本意是驱灾除魔(为防止病魔和虫害等侵害而起到护身的作用)。后来,人们在美的装饰中,逐渐体验到了愉悦的心理感受。审美心理的形成和审美意趣的不断变化,使人们对自身的服饰、居住环境和生活用器等诸多方面,在注重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追求审美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艺术特征的个性显现。就纺织品的染色而言,就有先染和后染两种不同的工艺方法,所谓先染,就是根据预先设想,把纱线染成各种各样色彩,然后通过织造手段表现花纹和色彩。后染,即先用本色纱线织成布帛,然后根据需要进行防染处理,再通过染色显露花纹。扎染技法(这里不包含扎染纱线的“织前染”),就属于后染法的一种,有其鲜明的艺术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扎染艺术具有饱含情感的艺术特征。这在“鹿胎斑(鹿子纹)”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人们从纹样形态联想到小鹿身上可爱的皮毛斑点而命名的,《洛阳牡丹记》说:“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又